周書斠補

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
誦述雖襍以陰符閒傷詭駁然古事古義多足資
雅記璧經之枝別也隋唐志繫之汲冢致為疑舛晉書記荀勖
束晳所校汲冢古文篇目雖有周書與此實不相涉今汲縣晉
石刻太公呂望表引竹書周志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
狐之津云云亟眞汲冢所得周書以七十一篇書校之文倒殊
異斯其符諭矣此書舊多闕誤近代盧氏紹弓校本朱氏亮甫
集訓芟剔蕪薉世推為善冊余嘗以高續古史略黃東發日鈔
勘之知宋時傳本實較今為善世所傳錄惠氏定宇校本略記
宋槧異文雖多譌互猶可推故書蹤迹盧本亦據惠校顧采之
未盡朱本於盧校之善者復不盡從之而所補闕文多采丁宗
洛管箋則又大都馮肊增羼絕無義據蓋此書流傳二千餘年

不知幾更迻寫俗陋書吏率付之不校即校矣而求專家通學如盧朱者固百不一遘今讀鄦諜[今本並誤謀]商誓作雒諸篇則盧朱兩校亦皆不能無妄改之失然則此書之創痏眯目斷跀不屬甯足異乎余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覬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為盧朱兩家拾遺補闕也至近代治此書者如王氏褱祖讀書襍志洪氏筠軒讀書叢錄[二書朱校亦采之並未盡也]莊氏葆琛尚書記[此書逞肊增竄雖以依據然亦閒有塙當者]何氏願船王會篇釋俞氏蔭甫羣經平議其所理董亦多精塙既學者所習見則固不煩据錄矣光緒丙申七月瑞安孫詒讓

周書斠補卷一　　瑞安孫詒讓

度訓解第一　案度訓訓釋度守之義也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周訓十四篇此與下命訓常訓三篇義指與道家亦略相近此書如官人職方諸篇多摭取古經典此三篇或即周訓遺文僅存者後又有時訓篇然彼篇文例與此三篇微異與道家指亦無會故不數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大小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　孔注云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案此當作權輕重以極明明本末以立中知足下當有知足以□爵五字葢此章文例每句並首尾相銜接今本挩權明兩重文又挩知足以□爵句前後遂錯互不相應矣

□□自邇彌興自遠　案當作遠□自邇邇興自遠彌即邇字

之誤

若不□力何以求之　孔云言力爭也　案闕處疑是竟字竟與競通（詳王念孫讀書雜志）故孔訓爲爭下文揚舉力竟孔不復釋以其義已見於此足以相明也下云力爭則力政亦卽承此爲文

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　孔云忍爲持久堅以次第（盧文弨云爲疑當作謂堅字句以疑當作次）　案上文云分次以知和與此文同孔注訓次爲次第於義爲短次當讀爲佽詩唐風杕杜毛傳云佽助也此分次言分財相資助故下卽繼之云不次則奪也後糴匡篇云分助有匡分次與分助義正同　又案注疑當作忍謂持久以堅句（六字）次第句（二字）盧校失之

教民次分　案次分與上文分次義同次亦當讀爲佽

中非禮不慎　案慎當讀爲順順慎聲相近

命訓解第二　案高似孫史略作命順

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　孔云日成日進也　案日成謂日計其善惡而降之禍福與大命有常終身不易異也周禮宰夫云自終則令正日成與此事異而義同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小司命即司大命小命之神周禮大宗伯天神司命即大司命禮記祭法七祀亦有司命鄭注謂小神居人閒督察三命者蓋即小司命　孔訓成爲進未塙

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　案以上文校之此當作司不德不義在上亦當有禍字今本挩三字遂與上文不相應

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　孔云民不堪行則叛義也　朱右曾云揚清激濁固君子之事然絕之已甚必將

激而為非以中傷善類　案極醜謂貴賤無等也故上文云以人之醜當天之命天命有常人醜無等其事相類貴賤無等則民傷上而叛故馴至於傷人不義朱說並未得其指

不忠則無報　孔云上遇其禮不報□終　案注義未詳疑當作上遇無禮不報以忠忠終音近而譌

政不成　朱云成盛也　案此以不成為政之善下文又云政成則不長於義並難通朱訓成為盛亦迂曲疑成當為戚之誤篆文成戚二形相近故互譌戚與蹙通凡政迫蹙則難以持久故云不長下注云不長言近淺也孔所見本戚已譌成而訓義則不誤

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案史略引作權以知始始以知終疑誤

常訓解第三　案史略訓亦作順

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為常以常為愼　案左昭十年傳云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疑即本此文愼當讀為順此即承上文人有常順而言

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　孔云示之以好惡也　案依注則自當作示聲近而誤

文酌解第四

四貸官以屬　朱云即官咸任使之意　案朱說是也而未明貸字之義貸當為貳二字形近多互譌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釋文貳本作貸是其證周禮大宰云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又小宰云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貳官以屬謂建官立貳屬於正長也

二因親就年　孔云就年尊長年也　朱云因依就高也謂親近高年也　案此爲哀看四忍忍看四教之一皆言恤貧振荒之法因親卽論語因不失其親與就年當爲二事言年凶民之食則移之四方令因其姻親而依之就年豐之地而求食也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鄭注云移民辟災就賤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就年卽就穀就賤之義

三頻一頻祿質潰　孔云頻數也　朱云質實也潰與費同　案此冡上樂看三豐豐看三頻而言則皆爲過豐樂節其太過之事然義皆難通以意求之頻祿質潰疑當作頻祿賞濫五權篇云極賞則濫謂祿賜頻數則賞濫濫與屈同見五權篇賞質濫潰皆形近而誤

一弓二矢歸射　孔注云射當可用　案注當作言射可用下

三輪四輿歸御注云言御可用卽其證也

五鮑六魚歸蓄　朱云鮑字本作鞄柔皮之工也　案此十二

來並據工事言之鮑朱讀爲鞄是也魚非工事不當并舉疑

當爲函考工記總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函魚篆文上半

相似因而致誤

十一竹十二葦歸時　孔云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　案孔說

非也此時當讀爲庤說文广部云庤儲置屋下也竹葦諸材

皆儲置以待用故云歸庤蓋與上文歸蓄義相近時庤聲類

同古字通用詩大雅崧高以峙其粻孔疏云俗本峙作時誤也峙庤字亦通

糴匡解第五

阜畜約制　孔云阜厥別名畜則馬約制不常秣　盧云注秣

字舊譌秩今從趙改　案注則與即通不常秩當作有常秩

盧從趙曦明校改為不常秩雖本少儀然義似不甚相應後

大匡云畜不食穀乃據大荒言之非成年之法也

供有嘉菜俗本誤來惠據嘉靖癸卯本正盧本從之玉燭寶典引同於是日滿　孔云謂薑

蒜之屬滿也　盧云注舊本訛作為薑等也屬滿之今改正

案杜臺卿玉燭寶典一引此注謂字不誤等作芋亦通於

是日滿與下文於是糺秩於是救困同皆泛說不必專屬嘉

菜也注說誤

於是糺秩　孔云糺之令有事秩　案注事亦當作常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案勤當讀為祈即大匡篇之祈

而不賓言但有祈祭不燕饗賓客也古斤聲堇聲字同部相

通呂氏春秋[illegible]篇振亂所以蘄有道也高誘注云蘄讀曰

祈或作勤是其例也大匡又云非公卿不賓即不賓之事

大荒有禱無祭　盧云穀梁襄廿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引劉書曰大荒有禱無祀即此文　案穀梁襄二十四年傳文與此略同祭當依范引作祀祀與祠通韓詩外傳說大祲之禮亦云禱而不祠是其證周禮小宗伯鄭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此云有禱無祀者謂唯有禱求而無報塞之祠也其他祭祀則仍舉而不廢但禮較成年大殺故下云祭以薄若作無祭則是大小祭祀咸廢不舉與下文牴牾義不可通矣

含用振穹　孔云含用常以振民也　盧云穹與窮同　惠云穹空也義見韓詩宋本作窮　案穹義雖古然似當以宋本作窮為正若作穹則孔注不宜無釋也

喪禮無度祭以薄資禮無樂　孔云喪儉也而速喪祭用　朱云禮謂吉賓嘉諸禮　案孔讀祭以薄資爲句朱從之以文義校之實當讀祭以薄爲句資禮無樂句祭以薄與上文年儉章同資則貧之譌也孔注譌枕難通疑當作如遇喪殺用而如聲相轉古書多通用周禮廩人云若不能人二鬴詔王殺邦用掌客云凶荒殺禮札喪殺禮孔義疑本於彼

嫁娶不以時　孔云不以時秋冬也　案此注秋冬上亦當有不以二字嫁娶以秋冬荀子大略篇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韓嬰周禮媒氏疏引韓詩傳說也鄭康成則從周禮謂以中春媒氏注王肅聖證論周禮疏及通典禮引據荀韓說難之馬昭申鄭難王孔晁又申王難鄭並見周禮疏及通典故此注亦從王義謂大荒則不定用秋冬得隨時嫁娶也

武稱解第六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王念孫云舌當為后隸書后字或作舌與舌相似而誤讀書雜志　案王校是也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云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車文義皆不及今本之長附識之以資校覈

允文解第七　案商子來民篇云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大武即此後第八篇則廣文亦必此書篇名而今本無之竊疑即此篇也允當作光光與廣聲近古多通用此篇所言皆克敵後綏輯之事故商子曰安其嗣後人以篇中允字屢見而敘文又有大聖允兼之語遂改光為允抑或作敘時篇目已誤作允因而牽傅其義未可知也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朱從丁宗洛管箋校改紀　孔注云以靜規勝康文紀

武　案振史略引作鎮允疑亦當作光注康文與正文不相應疑孔本固不作允也

賦均田布　孔云主施赦布政也　朱駿聲云賦即周官大宰九賦均田即均人之均地也布當為市均市即司市之均市也錄本　案朱說是也市與上下文韻亦正協注布政蓋釋正文賦字之義非釋布字也

率用十五　丁宗洛云率當是口率出泉之率謂十五以上方計算管箋朱同　案十五即什伍謂聯其戶版使什伍相任也大聚篇云五戶為伍大明武篇云以正什伍大匡篇云什伍相保皆其證丁說謬妄不足據大宰九賦即地征周初無口泉之賦詳周禮正義

大武解第八　案此與前武稱允文及後大小明武諸篇蓋皆周書陰符之遺文商子來民篇云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

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此四句亦見本篇圍作違陳寶作陳葆皆是正今本皆予之譌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即此書也蓋戰國策士習以此為揣摩之冊故商鞅蘇秦黃歇等皆能誦述矣

四設圍以信　案圍當作圉古守禦字多作圉文酌篇云守之以信圉與守義同

二工次　案此當作工受次文政篇九德六商工受資七祗民之死與此下文三祗人死正同祗王引之讀為振是也孔誤為敬失之此次即資之省而上挩受字遂不可通

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　案此當作二取戚信人三樂生身復今本戚誤為戚人復二字又移易失次遂不可通文酌篇云四教三取戚免拮四樂生身復與此正同取戚信人言收

取其親戚示之以信也酆謀篇三同一戚取同即此取戚二字之義樂生身復謂復除其身之繇役漢書高帝紀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則民咸樂其生也

大明武解第九

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亾　孔云亾無也　棄謂有所亾義難通疑當作謁所有亾言五官各計所有無而謁告之上也爾雅釋詁云謁告也今本謁誤謂所有二字又誤到遂不可通

二明從三餘于四長興五伐人　棄明從當為萌徒明萌聲類同即氓之叚借字詳後酆保篇徒從形近而誤謂民之給事為徒役不隸隸軍籍者也長長興謂國所興發長充繇役者伐人伐當為戍亦形近而誤謂戍守之卒此數者與上下文餘子刑徒皆常時所不發者今皆發之

移散不敢農乃商賈　朱云此言民旣移散雖不違敢歲亦如商賈之轉徙無常矣　案敢當爲取之誤取與聚通言民移散而不能收聚之則農不得耕皆化爲商賈也朱望文生訓失之

主人若杖　孔云杖謂堅也　案杖當爲伏伏與服通孔注凡服字今本多作伏寶典篇云八温直是謂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與此文略同注訓杖爲堅未詳

竊隧外權覆城湮溪　洪頤煊云隧即攻城穴土之法權謂烽火也讀書叢錄朱說同　案洪釋隧是也而釋權爲史記封禪書之權火則不涉攻城之事殆非也此權當讀爲灌謂以水灌城上文云障水水下即此墨子備城門篇云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此竊隧即彼之

穴外灌即彼之水湮溪即彼之堙也湮堙通盧朱並有說鶡冠子能天篇云苓鬱堙谿陸佃注云堙塞也湮者垔之借字說文土部云垔塞也字又作闉墨子備穴篇有救闉池之法又備梯篇云煙資吾池煙亦垔之借字上文云城高難平湮之以土孔注云湮土謂為土山以臨之也即此下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梯即墨子之衝梯蓋此二篇並攻城之法亦周書陰符也

小明武解第十

鼓行參呼　案參當作喿喿呼即譟呼也周禮大司馬大閱禮云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又狩田云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鄭注云吏士鼓譟象剋勝而喜也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詩大雅大明孔疏引今文大誓云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國語鄭語韋注云譟讙呼也凡經典從喿字多譌為參[illegible]盧氏詳本音墨子迎敵祠篇云靜夜聞鼓聲而誃誃即譟字譌為誃又或

皆爲參蓮不可通矣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　孔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三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皇甫謐云王季徙程故周書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今孟子作畢郢程郢聲類同書篇云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此作生於畢程似誤記西夷人也皇甫謐所引王下有季字者傳寫誤衍實不當有序云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穆王當亦在程之誤王自謂文王不謂王季也　又案注岐州當作岐周晉時無岐州和寤篇注釋鮮原云近岐周之地也可證又初王季下當有宅字並傳寫挩誤

糴不加均　孔云糴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　案注多下疑

挩少字此均謂平價也注誤下文云權內外以立均大聚篇

市有五均孔注並云均平也

積而勿□　孔云雖積賞進有無不隄防之　案注義難通勿

下闕文以注推之疑當是防字

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　孔云均恤興迎亦如

植共送迎亦相敎也　案此注譌衍不可句讀以文義求之

疑當作均恤相今本誤植共供同送與今本誤興迎亦如之今本挩亦相教

也

程典解第十二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案土勸義難通勸當爲觀土觀謂土

功游觀之事柔武篇云土觀幸時是其證觀勸聲類同因而

致誤

□備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　孔云多用謂振旅
也　案以注推之多下闕文疑即是用字不意多用言不以
多用為意下文用寡用勝即㨿多用而言
於安思危　案左襄十一年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杜注云逸書
即此文彼下文又云思則有備有備無患似亦本此義又呂
氏春秋慎大篇云於安思危又直諫篇高注引書云於安思
危亦即此左襄廿四年傳云恕思以明德與此上文云恕以
明德文亦同足證此書春秋時誦習甚廣也

秦陰解第十四　亡　案史略秦作泰此篇敘已闕秦陰泰陰皆
不知何義敘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云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
醜貊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其文與周書

相類墨子多引周書此篇或即記有事泰山隧之事乎

九開解第十六 亾 案史略開作閒後大開篇亦有九開之語

八繁解第二十 亾 案史略繁作繫與敘不合葢誤

酆保解第二十一

王其祀朱右曾讀此爲句德純禮明朱句允無二 朱云二貳通 案此當讀王其祀德純禮爲句明允無二爲句明允見書及左傳

二當爲貳貳誤爲貳貳又誤爲二遂不可通

四葛其戎謀賚乃不罰 案此上三句以移化奇爲韻惟此罰字不協疑當爲羅之誤羅與離通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可證

三信蟜萌其能安宅 惠云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賊侵萌寍安宅敘降盧本 朱云蟜毒蟲有蠆萌櫱也喻小人也 案惠朱

說成失其義此蟜當讀為僑列子說符篇釋文云僑寄也字亦作寯廣雅釋詁云寯寄也漢書劉向傳張子僑顔注僑字或作蟜蕭望之傳作張子蟜注云蟜字或作僑即二字相通之證萌者氓之借字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甿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比於賓萌高注云萌民也此蟜萌即呂覽之賓萌謂寄居之民人吾以信結而招來之則莫能安宅於彼也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　案史略二作三

及為人盡不足　案及當為急之省說文心部急从心及聲釋名釋言語云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人即之之譌言閘此八徵五戒則當急行之盡日不足即下文不悉日不足之

意

謀競不可以藏　朱云藏匿　案藏當為臧言謀爭競者不可以為善也朱說非

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朱云宿夜悉盡也　案此讀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句後經微篇云咸祗曰戒戒維宿文例正同宿謂謀之早也悉疑當為念言不念則日為之不足也文微云後戒後戒謀念勿擇亦即此意朱說失之

小開解第二十三

明明非常　案此與書呂刑明明棐常義同呂刑之棐乃匪之借字故墨子尚賢中篇引書作明明不常棐非不義並同言天之明命無常也偽孔安國傳乃云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失其義矣

秋初藝　朱云藝才也言成才也　案秋物已成不可云初藝藝當為刈大武篇云秋取其刈刈藝音近而誤下文云冬大劉大劉與初刈文義正相承貫也

維周于民人朱句謀競朱句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案民人當屬下謀競為一句朱失其句讀宿上據大開籍儆二篇當看維字此讀後戒後戒維宿句前大開篇末章云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後文儆篇末章云維周於民之適敗無時盍後戒後戒謀念勿擇與此文並略同而此看譌挩今參取二篇校之疑當作維周于民之今本譌人謀競謀競今本不重誤不可以臧今本挩後戒後戒維今本脫宿不悉日不足悉疑亦當為念

文儆解第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　案史略祀作祠
詔作召義校今本為長
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朱句何嚮非私　案適與讁同上察下遂
言上愈苛察下愈遂非也信屬下何嚮非私為句信猶誠也
上文云民何嚮非利文例與此同
文傳解第二十五
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　盧云依太平御覽補正
舊本吾語汝下作所保所守守之哉　案史略引亦如是則
宋本與今本同
括柱茅茨　孔云因就木枚曰括盧云木枚俗本誤作不決從御覽改　案汪本
枚義仍難通疑當為木材之誤
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　孔云外設業而四民方輸轂　盧

云注當作外設業民而四方輸穀　案安帑言民安置妻子於家而外其務言民出為商賈於外也以注推之疑方輸當作四方輸之與上文四方流之文正一例又注當作民外設業而四方輸穀盧校移民於業下未安

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盧本無此十五字王據羣書治要御覽玉海增朱本從之　案黃氏日鈔引亦有此二句國下又有君字於文例尤完備

故諸横生盡以養從　謝墉云脫一生字盧本　案黃氏日鈔引正有生字是宋本尚不挩也

從生盡以養大夫　孔云言兆民養天子也　盧云注養字舊訛者從趙政朱本據改　案黃氏日鈔引此注作言兆民所奉者天子也足證今本之誤

柔武解第二十六

土觀幸時　朱云興土功築游觀徼幸於閒暇之時　案朱說望文生訓殊不可通此幸當作韋說文韋部云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此正韋之本義經典多叚為違書酒誥薄違農父賈昌朝羣經音辨作韋韋時言興土功違其時也

獄鬻刑蔽姦吏濟貸　孔云濟貸成其貸也　朱云鬻謂鬻獄蔽罔濟成貸貣　案注成其貸貸亦當作貸貣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曰貸與此義同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案史略作大武開下篇亦作小武開則高所據本兩開字竝在武下以文義校之高本是也序云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亦當作大小武開因篇名誤到校者以

改耳序是此二篇皆武王開告周公之言此書凡以開名篇者并取詔告開發之義

皇門篇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故以武開名篇而以大小分題且以別前

大開小開二篇為文王之言也序云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又

前文王之書謂之文開此篇今佚序云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可推其義後成王

之書謂之成開序云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尊訓敬命作成開諸篇名義並同可以

互證前大明武小明武二篇皆論武事非武王書也與此二篇不同不足取證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於周公旦曰　孔云密人及商

紂謀周大命　案史略二月上有十有兩字未知孰是又密

命上史略有開字以注推之疑孔本亦作開密命今本誤挩

也

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　孔云言欲以毀送之商密

案密當讀為毖說文比部云毖慎也毖从比必聲密从山宓

聲宓亦从必得聲古音相近故互通夙夜維商毖猶小開武篇言余夙夜忌商也和讀為桓與宣同漢書酷吏傳如淳注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王引之亦謂和當讀為宣言德毖商人之謀事不可顯布誰可宣告之者此密與上文密命不同孔皆訓為密人固非盧已辨之盧以二密皆為君不密之密亦未得其義孔注毀送二字亦疑有誤

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　孔云和揖萬物而商密欲揖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　王云告當為若　案史略正作若與王校同當據正注和揖當為秋損之譌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　案史略在周作右周下文云葛右有周與此文正同　又案德敬疑當作敬德讀茲在敬德句

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　案還當爲遝遝與逮同言好安佚則事必有所不逮也還遝形近古書多譌周祝篇故時之遝也無私親王念孫亦云還當爲遝

九淫貸破職百官令不承　案貸與柔武篇姦吏濟貸義同以上下文例校之百官上當有職不□三字今本挩之

百意不成　朱駿聲云意讀爲事錄本　案朱校逾是後寶典篇云心私慮適百事乃僻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案當從史略作小武開詳前

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　舊闕不字惠校據嘉靖本補　案史略引正有不字與嘉靖本合又天命史略作天下攷序云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高引似與彼文相應但審校文義究以作天命爲長高本疑涉序而譌　又案敬聽疑當作敬德上篇云周公日茲在德敬亦當作敬德在周其維天命可與此互

證

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　孔云天視言視天時　案小開篇亦云歲至天視與此義同可字無義疑衍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　盧云唐書引作元祀　案史略作二祀唐書厤志大衍日度議引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一行所引月朔日名與此篇合而云武王訪於周公則又與大開武篇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於周公旦文相涉疑一行偶誤記參合兩文為一也

九兼武是謂明刑　案兼當讀爲廉官人篇云有隱於廉勇者廉武猶廉勇也韓非子六反篇云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　廉兼聲類

同

十窮口干靜　案大匡上篇第三十九則云貽靜非竊窮居非意意動于行思靜醜躁即此義窮下闕文疑是居字

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　孔云適單也　朱云適專主也　案孔注未詳適與謫通慮適言畏干譴謫苟求自免則百事多邪僻也朱說誤

酆謀解第三十　案史略作酆講當作酆謀詳後

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　惠云謀宋本作講非盧校未采　孔云知敵情向人問人曰謀以紂聞酆謀告武王也盧校改爲知敵情向人問人曰以謀告武王也紂　案三祀史略作二祀正文謀字實當作謀謀有世字唐人避諱作廿與謀相似古書多互誤漢書藝文志大歲謀日晷二十九卷今本謀亦誤謀與下文諸謀字不同宋本作講雖誤然篇中諸謀字皆不作講唯此

字獨為錯異（史略亦作講吉告闗）即其蹤跡之未泯者也（盧校以其誤而不采其錯異之跡遂不復可辨）注當作知敵情伺人閒人曰諜說文言部云諜軍中反閒也（今本注伺譎作向闗譎作閟日諜譎作日諜盧復删去諜字則又并其蹤跡而去之矣下句亦當依舊本盧校並誤）孔義正與許合若如今本作謀則義甚易解不煩如是詁釋矣以情事求之蓋紂微闗周謀乃陰使諜閒之而諜轉以紂情告周故云諜言告闗下文云諜言多信史略正作諜言商諜來告之言多可信也通篇諜字甚多惟此二諜字當作諜自傳寫諜譌作講淺人不解遂妄改為謀并下文及注諸諜字而亦改之不知其文義之必不可通也盧校知注之有誤而以肊刪改其文使略可通遂莫能得其譌互之跡甚矣校書之難也

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案史略作爲）

商其成辜又建作見謀言正作諜言可正今本之誤今如其何作今其如何

乃興師循故　孔云謂循古法　趙曦明云循故謂循用湯之故事盧本　朱云故初也謂用三同三讓三虞也　案循當為脩古書多互譌故當讀為固同聲叚借字脩固謂脩治險固為守圉之備後周祝篇云脩山川之險而固之脩今本亦譌循可與此互證趙朱說並望文生訓不足據周祝篇又云閉門脩險脩亦譌循

言斯允格誰從已出　案誰疑當作維形聲並相近而誤

籍歜解第三十一　盧云舊本皆作籍敬敬亦與歜通　案史略作敬則宋本與舊本同

今朕籍有商驚予　孔云言驚為紂所伐故驚　案驚歜字通

序云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即此義

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　孔云虞度　王云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　案此當衍下字不字非衍文也天不虞周謂天之命周不可測度言無常也成開篇云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是其證程典篇云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朱云娛本或作虞義同案諸侯不虞亦言紂之暴怒諸侯不能測度其所極也

將飛入邑　盧云入邑舊作入宮今從韓非子難勢篇所引改惠云李善文選注亦作邑　案後漢書翟酺傳李注引韓詩外傳亦作邑今本韓詩外傳四引周書有脫文

武順解第三十二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惠云玉海一長

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
孔云伯卒名右九百卒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
卿萬卒舉令之於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故不
正相當　案注兩伯卒並當作伯百卒此伯四卒凡百人右
三十六卒凡九百人而孔云百卒九百卒者此卒為一人之
卒與經二十五人之元卒異也云右千卒者以右領九百人
與千相近故云千卒正領二千七百人與三千相近故云正
三千卒卿領八千一百人與萬相近故云卿萬卒此皆約舉
大數蓋孔意欲為整數以三軍三萬人計之故為此解與本
書實不相應也　黄以周云案孔注有字誤元卒即詩之元
戎五伍曰元卒為車一乘古者謂車為兩周禮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故車以二十五人為一乘四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

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為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三卿三軍也為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是武王國制千乘之法也司馬遷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即仿此前左右啟閭之卒也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二十五人即仿此後敦之卒也武王之制五伍為卒四卒成衛司馬遷用其成衛之卒以為一乘以此壘之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為八十一乘司馬遷云八十一乘為專以卿一軍言也卿主一軍故謂之專正二千七百人為二十七乘司馬遷云二十九乘為參九當作七以正二十七乘言也正為三右之長故謂之參然則司馬遷所言乘制實仿周書特其所用人數較古為多耳禮經通故

案黃說是也此唯伍與周禮夏官文

同元卒即周官之兩四卒即周官之卒餘俱不合閭當讀為
旅說文呂部云呂脊骨也重文膂篆文从肉旅聲閭亦从呂
聲故此借閭為旅沈欽韓謂即左傳襄二十三年之胠胠閭聲相近亦通　此自右以上
以三積數與周禮軍制以伍起數者不同
卒不力無以承訓　孔云承謂奉行後令也　盧云後令趙疑
是其令　案注後當為君蓋君譌作后后又譌後遂不可通
趙曦明疑為其字失之
元忠尚讓　朱云元忠忠之大者　案元當為允和寤篇云人
允忠惟事惟敬是其證朱說非是
武穆解第三十三
卿格維時　案卿當為鄉形近而誤鄉即饗之省古書祭言字
多作饗言祭祀以時舉也

一同往路以撲遠邇　孔云同往路謂□遠之也　案往當作
徑俗書作徑與往相似而誤孔注闕誤未詳
和籍解第三十四
召邵公奭畢公高　案史略邵亦作召
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　孔云人之歸惠
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王云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
脫之賄賄無成事上仍有脫文　案孔似以惟風屬上民罔
不格為句王又讀惟風行草句似均未協今諦審文義風當
讀為周禮士師邦朋之朋說文鳥部以朋為鳳之古文借以
為朋黨字以惟朋行賄為句言惟相為朋黨乃行賄賂也大
戴禮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曰貸即此以朋行賄之義
緜緜不絶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　案史記蘇秦傳引

此若作柰末作釐掇作伐成作用疑此篇出周書陰符卽蘇秦所讀者蔓蔓若何戰國策魏策作縵縵柰何

武稱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　奮烈史略作列字通

王食無疆　朱駿聲云王食食字疑當讀爲德涉下食言而誤

錄本　案朱說是也德正字作悳食隸書作食二字形近而誤

周書斠補卷二

瑞安孫詒讓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　孔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梁玉繩云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為右故有虎賁三百人書序可據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即依三百五十乘計之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為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本盧　案此云周車三百五十乘與孟子諸書不合葢所聞之異注說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疑當作三萬一千五百人合之虎賁正得三萬五千人故云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明虎賁在士卒之

外也蓋孔據司馬法每車百人之文計之一車士卒九十人虎賁十人故得此數若如今本作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合之虎賁三千五百人為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人以戎車三百五十乘除之每車得一百十三人尚餘三百人無所配其誤明矣至張守節所引蓋據每乘卒七十二人加甲士三人計之是一乘七十五人三百五十乘適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張又云有虎賁三千人則謂在三百五十乘之外張說多本孔注此條雖與今本異而說尚可通字數亦約略相應附存之以備攷　又案張云虎賁三千人本孟子說也國策蘇秦說韓魏呂氏春秋簡選篇貴因篇淮南子泰族訓並同韓非子亦云武王伐紂素甲三千人蓋虎賁即司馬法之甲士也書敘作三百亦所傳之異梁氏甗據以爲此書非也尉繚子武議篇

云武王伐紂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此所以戎車三百乘每乘七十五人計之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則車乘與甲士各自為數不必相配也　又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下云以虎賁戎車馳商師當即銳兵蓋本不與六師之數故止三千五百人也

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　案史略引尚父上有師字伯百同

下文作百夫

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　盧云誓字舊本無今依御覽增　案史略引戎車在虎賁上亦無誓字史記周本紀作以大卒馳帝紂師

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　盧本作鹿臺云鹿舊作廩今據史記及御覽定作鹿朱同　案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鹿一

作麋是晉時史記別本作麋與今本周書同則不必改鹿也

乃適二女之所既縊　孔云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　案史記亦云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而帝王世紀云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據皇甫謐說則妲己之外尚有二女與此書及史記不合　又案正文縊字故書疑亦當同史記作經故注釋之云經自縊也若正文本作縊則其義易明注說爲贅矣作雒亦云管叔經而卒

乃出場于厥軍　孔云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室去者室居者居遷也　宋本此下增翼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十字注刪場字居遷也作遷居焉云此節諸本皆脫據史記補　玩孔注疑所脫不止十字　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亦云明旦天雨王命除道修社入商宮朝成湯之廟又乃出場于厥軍史記作武

王已乃出復箄則史遷所見本場字疑作復

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孔云三公夾衛王也　盧云召公史記作畢公　蔡注三公當作二公帝王世紀云周公為司徒召公為司空

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校從史記作衛王　孔云執王輕呂當門奏　蔡注王字當在奏下

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　孔云太卒屯兵以衛也　朱云王立于社南面屯卒于其西以衛也　蔡太卒卽軍士不當云之左史記作王既入立于社南太卒之左右畢從疑讀立于社南向太卒之左右畢從謂大卒與左右之臣皆從也史記上文云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謂卽士卒虎賁等義與此書異似彼為長

又案國語楚語云故榭度於大卒之居韋注云大卒士卒也

可證此大卒之義

名公奭贊采　孔云贊佐采事也　案史記正義云贊左也采幣也此朱亦用似即本此注事作幣義較長義

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　案史記作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正義云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也又云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張所見與今本同史逸即尹佚此下文及世俘並云史佚則此不宜作逸疑傳寫之譌

武王再拜稽首　案史記稽首下有曰受大命云云朱據補膺受大命云云十七字而曰宇未增以文義校之亦當有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衞叔出百姓之囚　朱本據史記補表商容之閭五字　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置旌于商容之閭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集解於上句引徐廣曰釋一作原案原箕子之囚無義疑徐說當在次句下而云畢一作原皇甫謐正用史記別本也

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　孔云宗祝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　盧云宗祝舊誤作宗祀案史記作命宗祝享祠于軍今正文與注祀字俱改正其下似亦當從史記爲是朱云宗祝主祭祀之官崇賓人姓名　案宗祝即周禮春官之大祝也崇賓即大祝之姓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宗祝邵鼛是其例也國語周語云宗祝執祀韋注云宗宗伯祝大祝也彼以宗祝爲二官非此義禱當依史記作祠凡祈禱曰禱報塞曰祠詳前糴匡篇故孔以饗祭前所禱之神爲釋今本乃涉注而譌世紀作乃命宗祝饗祀于軍祀與祠字通亦詳前亦不作禱也

大匡解第三十七（朱本改三十八誤）謝云前已有大匡此不應又名大匡蓋因篇内有大匡字也　案史略作文匡似較今本爲長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案管叔作監武王所命此云自作於義難通史略作管叔蔡叔泉商之監文較完備泉當爲臮形近而誤臮暨古今字（說文㐺部云臮衆詞與也引虞書曰臮咎繇今舜典臮作暨）殷監即武庚也序云武王既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則此篇自當備舉三監儻如今本無蔡叔則止二監於文爲不備矣後文政篇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亦有蔡叔之證監上之字以敘證之疑當爲三言管蔡暨武庚合爲三監武庚封於鄁霍叔相之（詳後作雒）故書直云管叔蔡叔臮殷三監不數霍叔也此篇及作雒說三監皆致詳塙可據以

定古說之是非而今本此文挩蔡叔又分彔爲自作二字譌三爲之遂不可通史略殷作商則宋人避諱改也

昭質非樸樸者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

朱云執讀爲縶心本明爲私所縶則回曲而不中　案此九則闕其一以下八者校之每則皆四句不宜唯此羨二句蓋此章執於下挩八字當云明執於□（執疑當爲質音近而誤朱訓爲拘未塙）思□醜□昭□（識當作昭忠與第三句相應說詳後）非私下乃接私回不中句此本二則而中挩二句遂誤并爲一章也朱氏不憭合爲一章釋之殊謬

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　孔云展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盧云本或作誰也也云本儀禮士冠禮注今譌爲推）朱校作伊惟　案寶典篇十姦六展允干信即此義國語楚語云展而不信韋注云展誠

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伊言疑當作伊信下文昭讓則云德讓於敬昭潔則云涓潔於利文例皆第三句與首句相應可證孔注當作伊詐也爾雅釋詁文詐與信文義正相對朱校改作惟則於義無取盧校別本作誰與詐形尚相近今本作推去之益遠矣注伊字不當重今本亦涉正文而衍朱讀屬似信而非伊句非

昭讓非背背黨雍德德讓於敬恩賢醜爭　孔云讓以得之非弃背也　案寶典十姦比譽干讓即此義背當依彼作比二字古通比黨雍德言比周朋黨相為標榜以雍塞有德者也孔注失之

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眾恩直醜比　孔云位所以行道非以息忿　朱云位者謂其所立　案位當作立與第二句直立相應朱說誤第二句直上疑缺不字

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　案因亦當作固與

第三句貞固相應此九則文例大略相同唯首二條有闕文

昭政條第三句亦有政字昭靜條第三句獨無靜字疑傳寫

移易非其元文也

俾若九則　孔云言周大匡使順九則　案注周當為用上文

云用大匡順九則孔蒙彼言之

文政解第三十八

六幼不觀國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　案此為九慝之一則

三不字並當作有言有此三者則慝生也上文四務有不功

五外有內通與此文例正同可證

六商工受資　案資與齎字通周禮典婦功云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注云故書齎為

資杜子春讀為資周禮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鄭注云齎其

工者給市財用之直

八無奪農 案農下當有時字與上下文利貧死財為韻

三族有罷寘 孔云罷寘言□囷倉暗也 朱云罷疲也寘當為置驛也 案寘當為冥形近而誤注義譌互難通似即以暗釋冥蓋孔所見本尚未譌也左定四年傳直轅冥阸釋文冥本或作寘罷冥即周禮大司寇之罷民也賈子大政下篇云民之為言暝也朱讀為疲置非是

大聚解第三十九

撫國綏民 案史略國作圖疑誤

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 孔云道總土宜以愛民也 盧云注愛本多作受今從元本改 案注受當作授元本作愛非是又當作道在物土宜以授民也俗書總作

總上半與物相似故物總二字多互譌

復亾解辱　孔云亾者復之辱者解之　案解辱即解仇讐之法墨子號令篇云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名其人明白為之解之

關關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孔云待行旅也　朱云關舊作開依玉海訂正（此從王校）又云天子近郊五十里此下邑之制故得十之一　盧云案地官遺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此作二十里疑訛　案此郊制與王國不合疑都邑之制蓋即冢上乃令縣鄙為文也都邑亦有郊詩鄘風干旄云在浚之郊是也詩魯頌駉孔疏引孫炎爾雅注謂百里之國十里之郊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五里之郊少於九

里而多於三里以孫說推之或當為五十里之邑以五里為郊與

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　孔云貿易供其資也惠校云其嘉靖本作有　案前文酌篇云商賈易資與此義同周禮遺人云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則此舍即周禮之路室也

民有欲畜發令　孔云命之畜牧　案欲疑即牧之譌此朱讀民有欲畜句發令屬下以國為邑云云為句是也孔讀失之上文乃命縣鄙為命公邑此則命國中鄉遂也

資喪比服、孔云比服俱喪服也　朱云資助比合服事也比服猶云通力合作　盧云疑即周禮所謂比共吉凶二服也

案孔注俱當為供之誤資喪即周禮大司徒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比服亦即大司徒本俗六之同衣服盧引鄉師比共

吉凶二服以諡注義未塙

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　案周禮春官有職喪即此

此謂德教　案下文云五德既明則此爲五德之一當云教德

乃與下文和德仁德正德歸德一律今本誤到當乙正

立正長以順幼　朱云正長若書傳所言卿大夫致仕而歸居

門側之塾以教子弟是也　案順當讀爲訓二字聲類同古

多通用

工匠役工以攻其材　朱云役工居肆也　案居肆不當云役工

此工當爲公之借字公官也謂工匠受役於官國語齊語云

處工就官府是其義也

商賈趣市以合其用　案合疑當爲給古文之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　張文虎云依綱畧句則上句少一字路史夏后氏紀引斧下有斤字是也舒藝室隨筆　案史傳篇亦云山林非時不廾斤斧以成草木之長

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　盧云藝文類聚引此云萬材已成放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朱林校改　案此爲五德之一則當如今本作此謂正德歐陽詢所引與前文傳相屬疑有譌互不足據詳前文傳篇盧校

泉朱本校改淵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　惠校本闕處補士字盧朱本同　張文虎云日抄引泉下有水字與草木對闕處乃賢字　案而下闕字惠校作士或據宋本竊疑賢士二字當並有句法方稱

犬氏側側余知其極有宜　孔云長有國也　朱駿聲云接側

極韻有室下當有闕文錄本　案有室當作有悳止半形近而

譌有上當闕二字悳與側極亦韻有德即象五德為文上孔注亦似謂

有德則長有國也

世俘解第四十朱本改三十七誤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朱云武王既歸

成天下君乃頒克殷之命于列邦　莊云顧命曰用克達殷

集大命　案乙未日古經史無此文法史略作有乙未依高

疑當作六日乙未莊本刪日字通殷猶云達殷莊說得之

維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　盧云舊丙午作丙辰丁未

作丁巳今案從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朱本同

莊云當從劉歆三統世經作壬辰旁死霸丁巳當從世經

作癸巳　案莊說是也舊本丙丁二字誤而辰巳二字則不

誤盧校乃以不誤爲誤傎矣

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丁云呂他之命不言至荒新之至不言命恐有訛文　朱云或荒新與他偕命錯舉互文也　案孔廣森刪荒新二字經學危言則告馘俘即呂他也其說近是莊本亦刪此二字荒新似涉下新荒命伐蜀而衍又到其文耳丁朱說並非

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　孔云矢陳也穆太牢別於天也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　朱云珪鎮珪長尺二寸

案此矢珪珪當爲琬圭告天宗上帝當服大裘而冕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其上衣即龍袞也辛亥周之四月廿二日孔注依劉歆說以爲閏二月廿二日時尚可服裘若夏不

服裘則亦唯襲衮矣下文云壬子王服衮衣矢琫格廟與此文正相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明此二玉異用故王各陳之於廟矣鎮圭王所執之玉不當矢陳之也朱說非是　又案注當云稷不告別於天也孔以下文云告于天于稷此惟告天宗上帝故釋之又廟無別人也疑當云廟有舞別於天也今本譌舛不可通

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　朱云赤白旂異王如佩案赤白旂疑即徽識之屬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鄭注云號名徽識所以相别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是也此王蓋用軍禮故亦被徽識赤白旂者蓋以赤帛為縿而白旆周尚赤殷尚白此或兼用殷周法與

百聿命伐宣方　案百聿人名無攷疑當作百牽即允殷篇之南宮百達也牽即逢之省與聿形近而譌下同

禽禦三十兩　孔云言兩隅之言也　案注說不可通隅當為偶謂以兩計者取數於偶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風俗通云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為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偶耦字通

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盧云磨當作魔譌　惠云洪邁本作磨案　案磨歷同聲段借字謂所執俘馘之名籍也周禮遂師抱磨鄭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禮記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注云歷猶次也又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蓋凡校計名數之簿書通謂之歷矣　上文陳本命伐磨為國名與此不同

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　孔云此於甲乙十六日也　盧云注十六日訛當作四月二十二日　俞云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維予沖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作綏文考明矣　案俞說是也下文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翼予沖子又云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此燎于周下亦當有廟字此文前後三云沖子似皆祝辭之殘文　又案注當云此於乙巳六日也謂冢上文計之爲越六日也下越五日乙卯注云於辛亥五日文例正同依孔說此爲閏二月廿一日盧校誤

斷牛六斷羊二　孔云斷殺者　案注者當作也

于誓社　案于誓二字當乙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　案依上文羊豕當作羊犬豕

耆德解第四十二　亾　朱本耆作考云舊作耆德據序訂正

案史略正作考德與敘合則宋本尚不誤漢書律厤志引考德逸文見朱本逸文即此

商誓解第四十三

乃殷之舊官人序文　序文莊校改庶位　案乃疑當作及史略引作若序文似當從莊校改庶位下文庶刑庶義即庶位也

及大史比小史昔皮百官里居獻民　朱云比昔皆人名　莊校改大史比小史昔為大史友小史友　案莊校與書酒誥合是也說文又部友古文作𠬶又作䎡與比昔二字並相似故傳寫致譌朱說失之

王曰嗟爾眾予言　案予言上當有聽字上下並云聽朕言可
證
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　朱云言猶命也　案言疑啚之誤朱
說非是莊校改言為歆亦未塙
昏憂天下　莊校憂改擾同俞校　案疑當讀為泯擾天下泯擾
猶書康誥云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昏泯古字通書牧誓云
昏棄厥肆祀勿荅昏棄厥王父母弟不迪左昭廿九年傳云
若泯棄之是昏泯二字通用之證
□帝之來革紂之□　莊改來為賚云賚賜也　案墨子非攻
下篇說武王伐紂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與此正同此帝
上闕文即成字當據補莊肊補一敬字非是來即賚之省言
受帝之賜賚革紂之下疑闕政字莊補命字亦通

我其有言晉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 案百下當有姓字下文亦云商百姓無罪可證

爾邦冢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 案告當讀為造古文之省謂就見於周也邦冢君朱本作冢邦君肊改非是下文其斯爾邦冢君朱本亦作冢邦君亦非

其比冢邦君 案比亦當為友之誤當云友邦冢君與上文同朱莊並以其比屬上為句失之

克辟上帝 案辟當為嬖之省嬖猶相助也爾雅釋詁云艾相也艾即嬖之借字嬖上帝與孟子惟曰其助上帝義同莊改辟為享失之

用辟厥辟 莊校改用辟為用嬖云嬖治也用治所以為君之道 案辟亦當訓為助莊讀為嬖不誤而訓為治則未得其義皇門篇云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與此義同

予則□劉滅之　朱云闕處疑是虔字　莊本補一乃字　案下云予肆劉殷之命此處闕文疑亦當作肆

肆我殷戎　莊校改肆戎殷三字　案疑當作肆伐戎殷猶詩大雅大明云肆伐大商也

亦辨百度□□美左右予　案此疑當作亦辨百姓庶刑庶義左右予說文辡部云辯治也庶刑庶義謂衆掌刑掌事之官言使治衆百官以佐助予也百姓亦即衆官書堯典僞孔傳云百姓百官也下文云

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朱本作爾似肌補百姓越爾庶義庶刑兩拜字亦並辨之誤朱本兩拜字並從丁校改作昇失之言上帝命予爾治治百姓及衆官也朱云庶義庶刑言義所當刑失之上文云帝休辨商亦謂帝嘉命我治商之罪也

胥敬請　丁校改請爲語朱同　莊校改爲諸　案莊校與上文

合是也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朱本作乃徵厥獻民九牧之師 云依史記及玉海訂 莊校乃改及云史記作徵九牧之君誤 案史略尅殷國作克商邑商避宋諱改乃字正作及此後文云維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則此徵主二字不誤

弗顧亦不賓威

盧云舊作賓成 惠云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見索隱 案史記作不顯亦不賓滅徐廣云一云不顧亦不賓成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舊本與徐所見一本同則相承已久似不宜改

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恤辰是不室

朱云辰時也不室言未

定都邑　案朱說非也辰是不室蓋謂時則不安其室家下
文王告叔旦云矧其有乃室又云予近懷于朕室又曰乃懷
厥妻子並與此文意相近
志我共惡卑從殷王紂　盧云史記作悉求夫惡　沈云此書
是卑本作阜史記作貶　莊云世俘篇有紂矢惡臣亦作夫
惡　案莊引世俘證此甚塙此共惡當作矢惡言盡求諸矢
惡臣貶之使與紂同罰也索隱云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
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爽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王囗囗傳于後　莊本作王命叔旦傳于後　朱云闕處當是
欲旦二字　案疑闕命旦二字
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　朱云播猶陳也
案儀禮士虞禮云尸飯播餘于篚注云古者飯用手吉時播

餘于會此播亦與彼義同謂飯未畢而中輟播之于敦會也

朱說失之

勖厥遺得顯義　朱云遺遺訓　案遺貴同聲段借字得莊校

改𢖍律是也朱說非

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荅于朕下朱本二字校乙不賓在高祖維天

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朱云天恐後之不嘉故遣

二神降省　案下朕二字到當從朱校乙正言上則德不可

追下又不可對民朕不得賓于高祖言不得配祀也省當為

眚古眚近字通謚法篇治而無眚曰平今本眚亦作省可疑

何之省言天神不嘉則降眚疾其能有瘳乎蓋深戒之也朱

說誤

𨙻今用建庶建　盧云庶建或作素達　莊校下建字改及云

及本作建以古文而誤　案下建字惠校改逮不知何據以文義推之用建疑當作用逮

其曰茲曰度邑　惠云上曰王海作名王朱校改張　案王朱校是也名與命通前大聚篇云命之曰大聚文例與此同

武儆解第四十五　案史略作我儆誤

唯十有二祀　朱云二當作六　案史略二作一

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　朱駿聲云細讀爲紬史記之紬本　案朱說是也金枝當作金版版俗作板與枝形近而誤金版見前大聚篇莊子徐無鬼篇云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釋文引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即指此也開和亦書名見前大開武篇郊寶疑當作郊室通典吉禮引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

終禘及郊宗石室盡古祕書與廟主皆藏於石室也

朕不敢望　案望當讀為忘二字聲類同古通用

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　案心疑當為念之壞字

五權解第四十六

極賞則淫淫得不食　盧云案淫與屈同朱同　朱本作淫不得食云不得二字舊倒今正　案盧校是也史記篇惠而好賞屈無以賞即極賞則屈之義得當讀為食舊德之德言竭德則人不食其惠也朱校非

鄙庶則奴奴乃不滅　朱云鄙統於都如奴事主　案水經㶟水酈注云水不流曰奴此奴疑亦民聚止不移之義朱望文生訓不足據

官庶則荷荷至乃辛　謝墉云荷與苛同盧本　盧云辛疑莘字

之訛說文叢生艸也朱同　案謝讀荷爲苛是也辛疑當作幸

言苟免刑罰也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　孔云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

也　盧云舊作九年非也今從趙改　案史略作九年則宋

本已如是告用義難通疑當作大開告周公用即涉周字而

衍

顯父登德　盧云顯父司徒之官　案詩大雅韓奕顯父餞之

毛傳云顯父有顯德者也此義與彼相近

機父登失　孔云使刺譏之士舉政之失其官　盧云機父師

氏保氏之職　朱本機作譏云譏舊作機據孔注改　案機

父當是司蘊散曰登失朱校近是盧說非

內則順意外則順敬　案順並當讀為訓意當為悳形近而譌
此承上文而言內則訓悳即上云顯父登德外則訓敬即上
云官無不敬也此書訓順二字多互通亦詳大聚篇
式皇敬哉　孔云式用皇大　案皇當讀為況詳後祭公篇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孔云封以鄭祭成湯
又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孔云東謂衛
殷鄁鄘霍叔相祿父也　案注封以鄭鄭當為鄁之譌下注
殷鄁二字舊本止一空圍惠云口當作殷惠校是也此不當
有鄁字孔意蓋以武庚所封者為鄁管叔所治者為衛蔡叔
所治者為鄘故云東謂衛句殷鄘句不及鄁者上注已以封
鄁釋俾守商祀句故不復舉也又別釋之云霍叔相祿父者

明正文雖以霍叔與蔡叔同建於殷而治鄘者實止蔡叔一人霍叔自與武庚同居邶邶亦得為殷也此孔孔分別詁釋之甚盧校作殷邶鄘義雖無迕而非孔本之舊與所闕字數亦不合也　王云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因蔡叔本作因霍叔謙志

王引之云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楚語小雅常棣序豳風鴟鴞傳破斧傳呂氏春秋察微篇開春論淮南子氾論篇泰族篇要略篇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

書作維此誥說商子刑賞篇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言蔡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經義述聞 案王說非也此書三監之義本與左傳史記等書不異推校此文蓋監雖有三約舉其所治之地則惟二殷與東是也舉其人則有四武庚管叔蔡叔為正霍叔相武庚為副同為監故總云俾監殷臣明四人皆得稱監也此云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為一監商即殷也建管叔于東為一監東在殷之東也建蔡叔霍叔于殷為一監蔡叔所監者殷之別邑若王城成周而霍叔與武庚同治不專監一地則非正監故注云霍叔相祿父明與管蔡二叔專監一地異也至蔡叔專

監殷別邑自在正監之列故後文兩見三叔則不得遺蔡叔明矣前大匡篇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泉殷 三監依史略引校今本譌挩不可通明以管蔡與殷武庚共爲三監而霍叔相武庚則可不數儻如王校以霍叔易蔡叔則霍叔與管叔同在正監之列大匡何以獨不數之孔此注何以獨以霍叔爲相祿父乎彼此互勘則周書舊本不如王校始無疑義

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　棻崩下以文例校之當挩于字

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朱云略本亦作畔　棻朱校本汪中述學於義較長當從之此及下降辟三叔並云三叔即有蔡叔之塙證王校謂當作二叔非

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盧本作於非　盧云元年舊作九年訛趙改元年與繹史同　惠云前編元年采盧本　棻依前編則宋

本尚不誤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孔云九畢成周之地　朱云九畢玉海引作九里誤也　王云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棻王校是也韓非子說林篇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戰國策韓策臼里作九重一本作九里蓋即此秦策云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則九里必東周畿内之地朱反廓玉海爲誤傎矣

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孔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朱云宇宅也中旄父系國未聞　棻中旄父它書皆未見今詳攷之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

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孫牟也

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王孫牟見左昭十二年傳）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髡當作髦（人表攷）其說甚塙葢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髡則於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又作中旄父也上文云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孔注云東謂衛殷鄁鄘若然武王以殷畿內封武庚而以二叔分治其地迨三監既畔以後周公平之又以三監全境封康叔而別以其子弟分治其地分則為邶鄘衛合則通為衛此其義證顯較可據者也（當時疑尚有一人別治它邑與康叔康伯而三即三監舊治康伯別治為周公經略舊殷之而此書未及詳遂無可攷爾）

大政而詩風三衛之分亦繫於此乃史遷於周本紀衛世家

不載其事漢以後說詩書者咸莫能稽覈葢二千年以來無
有知中旄之即為康伯者故詳論之

邶鄘衛攷坿

詩三衛之分國治於三監其原流分合略具於周書史遷既
失紀其事而漢晉詩書大師亦未能究其詳實衆說舛互推
校古籍咸無證論此不可不攷也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
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
殷臣孔晁注云祿父封以鄁又云東謂衛殷鄘霍叔相祿父
依孔說管叔所治者爲衛即在殷都之東武庚封殷霍叔相
之二人同治鄁蔡叔又別治鄘此三人所治皆殷之故都也
若然三監實分統三衛之地周書就方域約略區之爲二曰
殷曰東而詳舉其爲監之人則又有四曰武庚曰管叔曰蔡

叔爲正監霍叔相武庚別爲副監故作雒於殷監兼舉蔡叔
霍叔而大匡則云管叔蔡叔泉殷之監明三監有管叔蔡叔
而殷則武庚與霍叔共治之故不質指其人也漢人說三監
者亦有二說漢書地理志則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葢以
霍叔爲武庚相不別治故不數而鄭君詩箋復以管叔蔡叔
霍叔爲三監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同則因武庚爲殷後而霍
叔爲相實以監殷故去武庚而數霍叔此皆因周書作監者
實四人數有羨溢故諸儒遂各以意爲去取其說雖不同要
與周書文固無牾矣武庚之亂三衛皆畔周公平亂幷以封
康叔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孔云康叔代
霍叔中旄代管叔是康叔所治者武庚霍叔之故地書所謂
殷孔所謂鄁中旄所治者管叔之故地書所謂東孔所謂衛

也中旄古書別無所見孔亦無釋今以聲類求之乃知其即
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不著
其名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云名髦
宋忠謂即左昭十二年傳之王孫牟司馬貞亦謂牟髦聲相
近今案旄與髦爲同聲叚借字中旄父亦即王孫牟也蓋周
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實盡得三衛全境以其地闊曠難治
故依其舊壤仍區殷東爲二以其子弟別治之如晉文侯弟
成師別治曲沃東周惠公子班別治鞏爲西周君之比是中
旄宇東雖專治其邑而仍屬於其父則與三監分屬微異逮
康叔卒康伯嗣立而東遂不復置君故采詩者於三衛不復
析別是三衛始則三監鼎峙中則殷東雖分二宇而實統於
一屬終乃夷東爲邑而與殷并合爲一其事可推跡而得也

然自漢以來儒者於三衛分合之故咸莫能稽覈故鄭君詩譜謂成王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書疏引鄭書注同）不知康叔初封時已以子弟治二國不待後世始兼并也漢志則云三監叛周公誅之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雒邑詩邶風孔疏云如志所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據孔推班服義雖知康叔已兼三衛非其子孫而亦未能實證其事則皆由不知中旄之即康伯故不能得其詳也至三監分治三衛說復多舛異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詩譜則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朝歌以北續漢書郡國志云朝歌北有邶國）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則云自殷都

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依班說則邶衛爲舊殷而鄘在其東中旄所治者即鄘也依鄭皇甫孔說則在東者爲衛而殷爲邶鄘中旄所治者即衛也二說不同竊疑班說近是蓋中旄則封於鄘因以爲稱猶康叔初封康亦即以爲稱康伯即鄘伯也鄘康形相近古多通用史籍譌掍遂幷康叔康伯爲一貫則康叔之康當讀如字而康伯之康自當作鄘二字本異後人不察謂其父子不嫌同稱遂不能析別鄭書注以康爲謚號馬融王肅僞孔安國則以康爲畿內國名（並詳書疏）詩儻依鄭說爲謚號則父子不宜同謚依馬王孔說爲畿內國則是康叔初封之采邑遠封衛以後已易其舊國何得其子仍繫此爲稱二說於康伯殆皆不可通孔沖遠推僞孔意則謂康伯爲號謚

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亦強為分別以圓其說非塙論也今以周書世本漢志諸文參互校覈知康叔初封固已奄有三衞而中旄父為康伯實即庸伯蓋別治庸以屬衞如是則周公經理舊殷之政略及三衞先後分合之情事皆顯較可得其蹤跡或足為治經攷史者釋一大疑乎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云水經雒水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洗攷七為六不知何據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案七十里舊本作七百里惠校云前編作十七里玉海七十二里博物志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譌　王云城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郛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

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盧禧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羣經宮室圖）　金鶚云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餘百丈是為一百六十六步有奇）　殊非法制又云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為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大於城九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為外城當與近郊相遠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郭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禮說）　朱云古者六尺四寸為步三百步為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國方九里當云千七百二十八丈今略其奇數耳

案此城方當依沈焦金說從宋本御覽作方千六百二十丈

為是朱說失之郛不得大於城八倍今本作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皆不可通前編作十七里亦無分寧可證竊疑當為二十七里乃三城方之數也周禮典命鄭注謂城方九里者宮當方九百步九百步即三里也若然周王宮方三里城方九里郭方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衰分正合宋本二七互譌今本又刪二字遂差牾不合耳金說亦誤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孔云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　盧云農之秀者可為士士有功效可為大夫　趙云以用也盧本　案得讀為周禮大宰長以貴得民吏以治得民之得後太子晉云奉翼遠人皆得已仁得已即得以古字通也注治鄙以農當作治鄙以士盧趙說並誤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　孔云工商百胥人臣僕各

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待盧改相校也　案市人即工賈不
分兩見審校文義疑當作工賈居市胥即居之譌大聚云商
賈趣市州里上據注亦當有居字上文云農居鄙士居國家
文例正同可以互證注工商百疑當作百工商賈下胥人二
字亦有譌據注則孔所見本胥字已誤
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孔云設築壇域內郊
南郭也　朱云丘圜丘兆域也　案此即南郊祀受命帝也
凡周禮皆以受命帝為上帝此文例與彼同朱以丘為圜丘
誤周圜丘以帝嚳配不配稷也注域當為域設築壇域釋正
文丘兆也郊壇不得在城內注內郊當為南郊之誤
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　盧云夷
採公羊疏引孔氏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

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其
王者覆四方案此所引多見正文不盡出孔氏今載之以備
參考　案孔說見公羊文十三年徐疏諦覈徐彦所引乃書
禹貢徐州厥貢維土五色章僞孔傳文非孔晁此書注也惠
盧並失攷朱氏集訓竟據以校易孔注之文大謬
乃位五宫大廟宗宫考宫路寢明堂　孔云大廟后稷廟二宫
祖考廟考廟也　盧云注后稷下廟字并考廟字舊本皆脫
今校增　案注祖考廟即謂祖廟考廟似無挩字盧所增考
廟二字非
咸有四阿反坫　孔云宫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　朱云
境謂之坫在堂隅反坫者當坫之上屋榮反向外如飛翼
孔廣森云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檐也鄭注儀禮云坫在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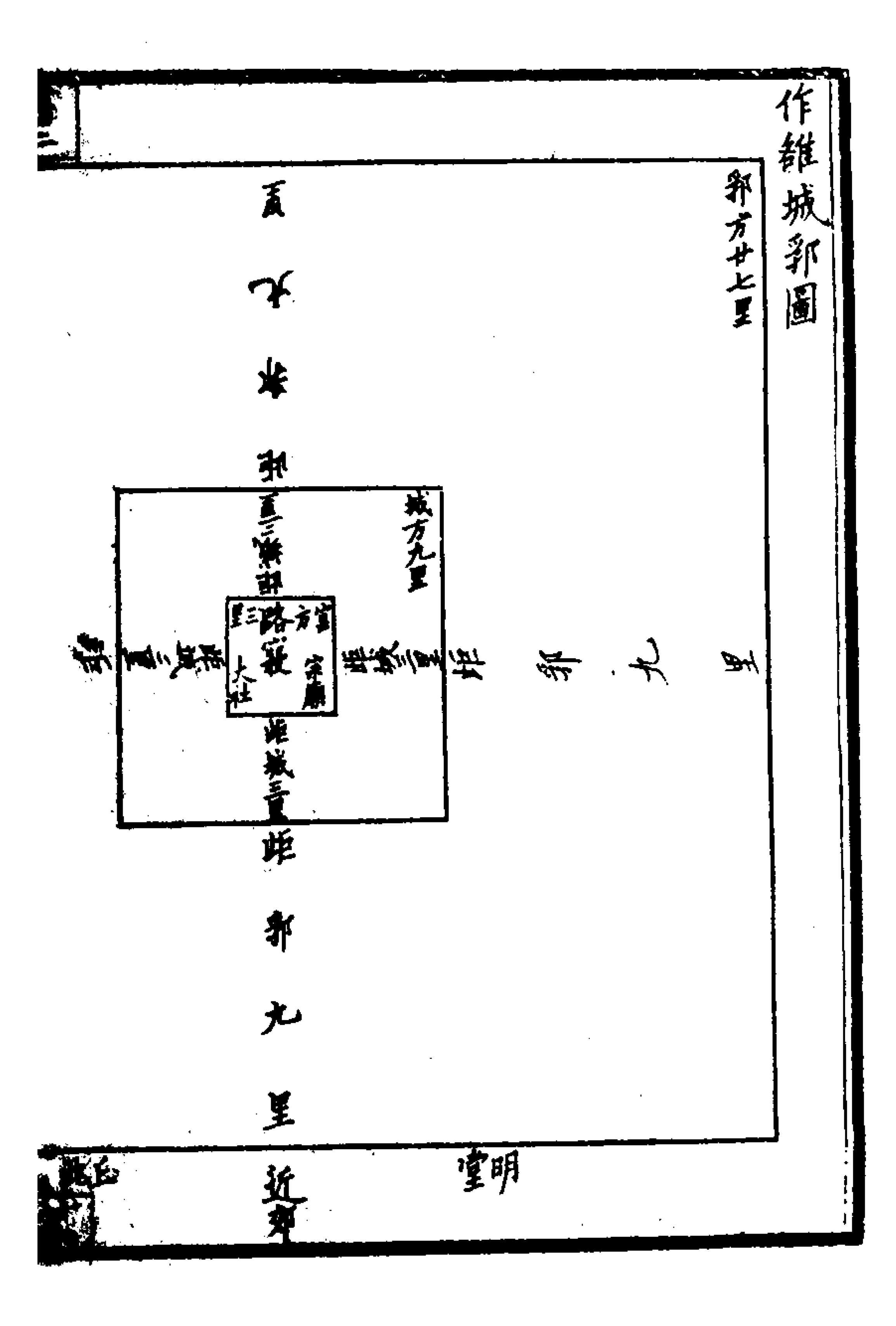
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經學巵言　金鶚云外向之室不見於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為反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且反坫文承四阿之下與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其非門外之室明矣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論語郊特牲之反坫實反爵之坫而逸周書反坫卻不可解為反爵之坫竊思堂之四隅有反坫屋之四隅曲而翻起為阿四阿反坫者謂阿反于坫上也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邱之高聳故曰四阿此惟天子有之斯干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以四隅之阿言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四阿翻起於坫上故曰四阿反坫反之為言翻也　棻反坫諸說舛異皆不塙以宇形校之竊疑當作反圬反圬即反宇也白虎通義聖人篇論衡講瑞篇並

云孔子反宇史記孔子世家云生而首上圩頂索隱云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蓋圩與宇聲同宇通與坫形近而誤吴越春秋闔閭内傳云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繞棟以象龍角反羽亦即反圩也羽宇音近朱云飛翼孔云飛檐皆頗得其義而謂當坫之上謂之反坫則緣誤為釋義仍迂曲不可從也

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旅 孔云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旅列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文也 朱云重郎即重屋也旅樹門屏也天子外屏畫以文采郎即廊說文無廊字 案常累義難通注釋為系亦有誤棁舂常注釋為藻井飾亦不知何據竊疑常累當作累常孔蓋以常為藻井舂常為藻井飾

則累常為重藻井矣累常與下春常同物惟以累與春為異注當云累常累藻井也今本注闕佚僅存一累字傳寫又譌為系遂不可通此書凡云重云復竝訓為累足相比例推繹注意大抵如是但藻井何以謂之常則所未詳耳畫旅旅當讀為梠說文木部云梠楣也釋名釋宮室云梠旅也連旅之也或謂之槾梠與旅古音近字通注以列訓旅極因訓畫旅為列柱於文不順不足據也或云旅當讀為櫨畫旅即畫欂櫨也亦通

作雒城郛圖



王宮方九百步（約典命注說）郎三里（積九里）城內包宮宮垣距城面各三里并之爲城方九里（每面長千六百二十丈積八十一里）郭內包城城距郭面亦各九里并之爲郭方二十七里也（積七百二十九里）如此則宮垣距城與宮方參相等城距郭與城方亦參相等分率整齊比例均一足見周公經國精意若如今本作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九里有零）郭方十七里（除城方九里每面止四里）宋本作七十二里（除城方每面三十一里半）又作七十里（除城方每面三十里半）揆之分率無一可通足知其誤

周書斠補卷三

瑞安孫詒讓

皇門解第四十九

惟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　孔云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也　王校據玉海格下增于字又羣門作羣臣朱同莊云閎門路門之外應門也其左小學在焉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是也鄭氏以為殷制　案史略引亦有于字與玉海同注疑當云亦曰皇門閎音近皇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　孔云勢臣顯仕　莊云埶治也埶臣大宗門子之能左王治國者　案埶當讀為暬古文段借國語楚語云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注云暬近也暬臣猶云近臣孔訓為顯仕則是有權勢之臣非良臣矣莊說尤迂曲不可通也

維時乃舊本作及王校改宋本同胥學于非彝　孔云時有胥相為是相學於非常也　莊云彝彝通　案莊說是也酒誥云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洛誥云女于棐民彝呂刑云率乂于民棐彝棐非彝彝字通非彝猶言非法也書偽孔傳訓棐並為輔非是互詳前小開篇

以家相厥室勿郵王國王家惟德是用以昏求此字王校移後文王阜下朱同臣作戚不詳　案惟德是用德上當尚有一字而今本挩之此上下文所言者皆惡德也

朕維其及朕蓋臣雖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　朱本夫作大云大舊作夫據玉海訂　案莊氏讀蓋臣句絕是也盧朱並讀朕維其及句失之大明爾德大莊改矢與舊本相近似是

資告予元　孔云資用也　莊云資讀曰諮訪問于善為諮

案莊說近是元疑當爲允之譌言告我言信是也

大戒解第五十

朕實不明　盧云說文引逸周書朕實不明以俔伯父今此書無下句據朱本補　案說文段玉裁注云俔當爲涵之叚借亦舉此篇及本典篇故惠朱校並據文選注改敬問伯父兩文而未能決定張文虎云涵與故問伯父之問聲亦相近疑亦本涵字也今案本典篇上文有朕不知明德所則之語與說文亦約略相應張以爲彼篇異文於義亦通無由決其必爲此篇挩文也又案本典篇云非不念念而不知故問伯父此篇後文亦有非不念念不知之語竊疑以俔伯父四字即在此篇亦當在念不知之下下接周公荅語正相承貫許君約引不必兩句定相次也

衆輯羣政不輯自匿　朱云用賢所以安輯庶政不輯則慝矣

匿慝也　案朱釋匿爲慝是也而釋政爲庶政則非此政當

爲正之借字言衆和輯則羣自正故云不輯自慝慝與正兩

句文義正相對也大匡篇云不遠羣正與此羣政義異而字

同

塞匿勿行　孔云匿陰忌　案注疑當作陰惡蓋孔亦讀匿爲

慝也

五碩信傷辯曰費□□　孔云碩大　案大信不當云傷辯信

當爲言之譌

六出觀好怪内乃淫巧　案出當作土土觀見前程典柔武二

篇

八□□好威民衆日逃　盧云逃字從元本卜本俗閒本作𨁝

字書無　案逃當讀爲偷古音相近通用禮記表記云安肆日偷鄭注云偷苟且也此亦言上好威則民不自保日惟苟且求自免於刑也今本作挑乃恌之誤詩小雅鹿鳴視民不恌毛傳云恌偷也

周月解第五十一

陰降慘于萬物　盧云舊脫降字據通鑑前編補　案杜氏玉燭寶典引陰降作隆陰隆降聲類同古字通用

陽氣虧　案玉燭寶典引虧上有肇字當據補

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　盧本從沈彤校改起爲進同朱本　案寶典引作月一周周起一次蓋有衍誤而作起則已與今本同以文義核之疑起當爲超形近而誤超與超辰之超義同謂月行每月超一次而與日會也沈改爲進義通而非

其元文盧朱從之疏矣

日行月一次而周天　案寶典兩引一次下並有十有二次四字是也當據補

改正朔　案寶典引作改夏正朔

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　盧云視本亦作眡　案寶典引無之月二字視作眡與別本同亦疑當作示形近而誤

巡狩祭享　盧云前編祭作蒸　案黃氏日鈔引亦作烝蒸即烝之借字疑宋本如是商誓亦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可與金編互證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惠云

御覽無上冰以上為經風不解凍以下為時訓雨水以下同

盧未采 案此疑隋唐人妄分經訓為二必非古本然亦校讀此書者所當知也

陰姦陽 朱本陰下增氣字云舊脫據御覽補 案玉燭寶典引亦有氣字

果蓏不熟 案寶典引蓏作瓜疑當為蓏之譌

桃不始華 案惠校改桃若不華 盧未采

臣不□王 惠校據御覽作即不從上 丁宗洛亦補從字朱本同 案寶典引亦闕一字則隋本已如此御覽自別有所據不足相補也

寇戎數起 案御覽句首有則字寶典引戎作賊

婦人不娠 案御覽首有則字

桐不華 案寶典引作桐不始華與上文桃不始華文例正

同似較今本為長

田鼠不化鴽　案寶典引無鴽字

虹不見　案寶典引作虹不始見

萍始生　案寶典引萍作蓱

萍不生　案寶典引作蓱不始生

鳴鳩不拂其羽　案寶典引無其字

戴勝不降于桑　案寶典引無于字

政教不中　盧云御覽作平　案寶典亦作平

蚯蚓出　案寶典引蚯作丘下同下冬至節同

嬖奪后　盧云御覽作臣奪后命王朱校據增命字　案寶典引亦同

困于百姓　盧云御覽困作害　案寶典同

賢人潛伏　盧云御覽賢作仁　案寶典同

螳螂生　案螂寶典作蜋下同
令姦壅偪　案令姦寶典作號令是當據改
螅蟀居辟　案寶典螅作蟋辟作壁下同
國無寬教　案寶典寬作完
急迫之暴　盧云御覽作郎恆急之暴（朱本據改）　案寶典迫作垣
郎恆之誤
腐草化為螢　王云螢本作蛙蛙即蠲之借字北戶錄引正作
腐草為蛙　朱本作腐草為蠲云據說文及段氏北戶錄訂
案寶典螢亦作蛙下同
土潤不溽暑　案寶典無溽字
物不應罰　盧云御覽作郎急應之罰　案寶典與御覽同
大雨不時行　案寶典引無大字

寒蟬鳴　案寶典蟬作蜩下同

民多邪病　盧云藝文類聚邪作疫王朱校並據改　案寶典亦作疫

人皆力爭　盧云御覽人皆作人臣　案寶典同

暖氣為災　盧云御覽作凶朱同　案寶典作灾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案寶典引無羞字下臣作羣臣

雷始收聲　王校作雷乃始收　案寶典正作雷乃始收與王校同

蟄蟲培戶　案寶典培作附下不培戶作不附無戶字

甲蟲為害　盧云御覽云介蟲　案寶典同

蟄蟲成俯　盧云御覽俯並作附　惠云宋本附盧失載　案據此則宋本與御覽同

咎徵之咎　盧云御覽云即災咎之徵　王云御覽時序部十

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案上咎字寶典作灾
地氣不下降　案寶典引無下字
不閉塞而成冬　案寶典引無塞字
母后淫佚　案寶典引淫作縱
鴠鳥不鳴　盧云御覽鴠作鶡　王云鴠鳥本作鶡旦唐月令
避睿宗諱改鶡旦為鶡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為鶡
鳥御覽所引是也又云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
亦作鶡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朱本改鶡旦　案寶典亦作
曷鳥則隋本已如是王謂唐人避諱改疑非
鴠鳥猶鳴　惠云宋本作鶡鳥猶鳴　案此亦當作鶡鳥宋本
譌
國有訛言　案寶典有作多

陰不承陽　案寶典承作丞

鴈北向　盧云御覽鄉　案寶典同

國不盜　惠云御覽國下有家字盧未采　案寶典不上有乃字

國不除兵　盧云御覽卽國不除姦朱本據改　案寶典亦作兵則舊本不誤

月令解第五十三　案玉燭寶典云蔡雍以為月令自周時典籍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案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自周書月令耳且論語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今月令聊無此語明當是異是杜臺卿亦不以禮記月令為即周書也　臧庸云據中郎此言是周書月令即禮記月令也初據論語集解言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疑別有月令今考周禮司爟鄭司農引周書為鄹子貫疏云鄹子出於

周書其義是一然則論語注所言周書實鄭子耳拜經日記案臧說近是大抵周書月令必與禮記大同小異但盧校竟以呂氏春秋補入則不足憑耳

謚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盧云困學紀聞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　朱本從困學紀聞校云三月謂成王元年作謚法之月也武王未葬故不諱賦布憲法臚旅也布法於天下受諸侯旅見之禮于時追謚西伯為文王而謚法未備及此將葬武王乃敘制之案依朱說此為成王元年將葬武王時所作作雒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然以文義校之殊不可通時武王在殯則嗣王自是成王安得以武王為嗣王且武王雖未葬然以大行故王而稱為嗣王且直斥其名其為不敬甚矣又賦憲受臚於牧野乃武王初得天下時事胡為於此述之乎竊謂此書雖作於成王元年而謚法自是為改葬先王時并追謚文王而作敘云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是其證然則此書非主葬武王為文明矣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鄭注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又云追王者改葬之矣依鄭說是武王追

王周公又有改葬先王之事葢於葬武王時并以天子禮崇
飾先王之陵墓因遂作謚法故以相嗣王發發端此對先王
為言固不嫌其指斥也鄭君改葬之說近儒多疑之以此書
證之殆信而有徵矣
旣過能改曰恭　孔云言自知也　案獨斷旣作知以孔注推
之似亦本作知
大慮靜民曰定　盧云靜民前編作慈仁　案獨斷靜亦作慈
據金編疑舊本作慈人人即民字唐人避諱改也校者不審
又改為慈仁耳
辟地有德曰襄　朱云左傳疏地作土　案獨斷亦作土
小心畏忌曰釐　朱云舊脫據左傳疏補　案史記正義獨斷
並有此句釐作僖字通

彌年壽考曰胡　孔云大其年也　盧云胡訓大也正義注作久也非　案胡雖訓大而此注則似釋彌年之義後文云胡久也正義本似不誤

柔德考衆曰靜　朱云當依魏書源懷傳作柔直考終直作德終作衆竝古文叚借　案獨斷亦作柔德好衆曰靖與舊本略同

布綱治紀曰平　盧云左氏昭廿二年正義治作持朱本據改　案獨斷作治與舊本同

有功安民曰烈　孔云以武立功　案後漢書皇后紀李注引蔡邕和熹鄧后謚議云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民避唐諱作人蔡中郎集人作居熹作熹居蓋民之譌是此烈字當爲熹今本傳寫誤作烈遂無熹謚非也

死見神能曰靈　案能字疑當在見字上
年中早夭曰悼　盧云前編年中倒　案獨斷作中年早折則
前編作中年似不誤惠校亦改中年
恐懼從處曰悼　孔云從處言險圮也　王云險圮二字與從
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懼也　朱云
從處未詳　案以孔注推之疑從當爲徙形近而譌書敘祖
乙圮于耿僞孔傳云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孔注似
隱據彼文謂遇險圮遷徙去其故都也
恭仁短折曰哀　仁舊本作人惠校改仁盧朱同　案獨斷仁亦
作人古通
甄心動懼曰頃　孔云甄積也　舊本作甄心動懼曰甄朱盧同
從史記正義校　案盧校是也甄當讀爲震周禮典同云薄

聲甄注云甄猶掉也鳧氏云鍾長甬則震注云鍾掉則聲不

正是甄震訓同廣雅釋詁云振掉動也振震甄聲義並相近

注訓為積疑即振之譌

聖善周聞曰宣　朱本作善聞周達云據左傳釋文訂　案獨

斷作聖善同文同文疑即周聞之譌蔡書雖亦有譌舛而與

舊本相近似不必改

狀古述今曰譽　孔云立言之稱　盧云舊作言直人稱訛

案惠校注作言立之稱是也左襄廿四年傳云死而其言立

暴慢無親曰厲　朱云暴慢句舊脫據隱三年傳疏補　案獨

斷亦有此句慢作虐

逆天虐民曰抗　孔云所尊天而逆天　盧云正義注作背尊

大而逆之似誤　案惠校本從史記正義是也此正文當作

逆大虐民曰抗言背大國而行暴虐民也

嘗麥解第五十六　桒此篇記成王於嘗麥之月格廟命大司寇正刑書以逆刑罰之中遂以策書敕戒司寇及羣臣州伯之事舊釋皆不得其義今略說之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莊云傳曰龍見而雩正雩之禮在於孟夏明堂月令著正雩於中夏鄭氏以為失之而孟夏正雩之禮略備是篇又云不言六月言孟夏者正歲以序事也言嘗麥則非周之四月矣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太祖文王也

桒首句玉燭寶典引作維四月二字似誤也于宗下無廟字注云一本云天宗史略作則廟誤今桒作天宗是也天宗即天神見月令世俘亦云告天宗上帝　莊謂此即孟夏正雩之禮甚塙雩祀上帝

於南郊之兆故云天宗也詩周頌噫嘻敘云春夏祈穀于上帝雩祀在南郊嘗烝則在大廟二者皆於孟夏有事自是常典此因正刑書與彼同月特首紀之耳其實正刑書告廟社用少牢無迎尸祼獻之節其禮甚殺與祈雩嘗烝二事絕不相涉也

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　莊云大正司寇也同朱說　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氏云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孔穎達云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司寇為諸正之長故曰大正　案莊說是也凡卿謂之大正周禮大宰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鄭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對文則諸官之長謂之少正六官

卿謂之大正書多方云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司寇爲秋官之正故亦謂之大正王制之正則少正也左昭十五年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伯黶蓋嘗爲卿故云大正大正本爲六卿之通偁此正刑書則宜爲大司寇矣

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卽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　惠士奇云大宗少宗卽大宗伯小宗伯也少祕疑卽小史盧本　朱云少祝中士亞祝上士階路寢之階假至也大宗少宗大宗伯小宗伯也少祕內史也掌書王命社與后土皆羊一豕三不用大牢者告祭殺禮　案此當讀少祝導爲句王亞爲句言少祝前王爲導引王則次少祝後而行也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黃䌛續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亞並作惡

鄭注云惡當為亞亞次也此祝迎王降階祝乃大祝也大戴
王亞文例及字義並與彼同
禮諸侯遷廟篇云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
以從祝又云至于新廟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
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此云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
猶彼祝導君從入及君降立于階下也　莊云假于下有脱
簡或當為廟或曰于郊大學也少祕卜人　案以上文證之
卽假于下當有太祖二字涉下太宗而挩古史官無稱祕者
且使少祕果為官名與下于社文亦不相屬竊謂祕上少字
當是衍文祕與祕祝之祕義同說文示部云祕神也祕于社
卽告于社此王自告廟而命大宗伯小宗伯告社也牡豕三
三當為一各家廟社為文謂告廟社皆以一少牢也朱以各
為指社與后土失之

史導王于北階　莊云階大廟階禮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大射于太學太學有北階則廟亦有北階矣升自北階者陽德也陰刑也正刑書故變禮　棻王入廟必無於北階升之理當為乍階之誤乍即阼之借字阼階即東階對下自客階為西階也莊說不足據

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於戶西南向　莊云居處也處戶西南面者尊之　棻居當為位古文形相近戶西者客位士冠禮筵于戶西記云醮于客位是也天子廟制有東西房室居中戶東而牖西以戶牖之間為堂之正中戶西之位當堂中微偏東與戶牖之間小異大正亦臣也而即客位者以將受中特尊禮之也

九州□（朱依丁宗洛說補敘字未塙）伯咸進在中西向　莊校在改廷云古

文相近而誤又云如朝位曲禮記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位曰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案莊說是也鐘鼎古文廷字與在形相近因而致誤

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又宰坐尊（莊校改奠是也）中于大正之前 朱云中本盛算器此蓋盛作筴之具筆及鉛槧也 莊校改王中爲王龜云亦以古文而誤 案朱莊說並謬此云宰承王中又云執筴從中宰坐奠中又云大正坐舉書及中降中並謂獄訟成要之簿籍也周禮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鄭注云罪中所定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鄭注云士師受獄訟之成此中卽彼獄訟之中登於天府者也（國語楚語余左執鬼中韋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刑書如今之律刑中如今之成案二者蓋同藏於大廟（周禮天府

掌徂勑之守藏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並受而藏之此篇所記即前年登於天府之中出而陳之以與刑書相鉤致也

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　朱云大祝下大夫告太宗以王命作筴大宗遂以王命命祕　莊校作王命大祕作筴云上言少祝亞祝下言大祝上言少祕此為大祕無疑大祕大卜祕神也重卜筮以神名之　案朱莊說並非也此當云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句太宗以王命少宗祕句今本次句捝一以字又闕少宗二字耳作筴筴告告誥字通猶洛誥云作筴逸誥此二句各自為一事蓋太祝先以王命命內史作筴辭以告大正而大宗又以王命告少宗使祕于社上命作筴者乃告大正非告大宗也上文云大宗少宗祕于社則宗伯自主祕社事與正刑書事又不相冡皆

不可并爲一也作策許諾四字句言大祝既命作策作策則
許諾也莊以爲大卜許諾非

乃北向緐書于兩楹之閒　朱云緐用也　案緐讀爲紬古音
相近史記敘傳云紬金匱石室之書

王若曰宗揜大正　朱云揜大宗名訓刑而告宗伯者亦出禮
入刑之意　莊改揜爲尹云古文近而誤尹正也長也謂大
宗　案此宗揜二字必是譌文疑宗當爲介揜當爲格並形
近而譌此當云格介大正言命大正升聽告辭猶書湯誓云
格爾眾庶也此篇前後所紀正刑書即位受書降拜諸事並
專屬大正無與宗伯事不當於此忽又以宗伯廁其閒若如
朱說宗揜呼其名而大正獨不箸名於文例亦參差不合不
可通也

順天思敘　朱云致天討故民畏法而思倫敘　棻思敘義難通朱說亦迂曲疑思當為卑篆文相近而誤卑即俾之省金文俾字多作卑詳古籀拾遺爾雅釋詁云俾從也從與順義亦相近言順天命而從其尊卑之敘不僭亂也

紀于大常　盧云舊校疑是太常　惠校亦從路史作太常莊同朱駿聲云當作常備君牙用此文可據也　棻作常是也當據正

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朱云清為黃帝司馬莊云馬字衍　棻馬疑當作為非衍文也朱說尤謬司疑當為始聲近叚借字言少昊清始為鳥師以鳥名官五帝之官即五官配五行者也又疑五帝亦五常之誤五常與五行義同

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案思當作卑即俾之省言命彭壽伐武觀使正夏之疆略也

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　朱云文考當作文祖皇大威畏也　案易讀為施施猶舍也文考謂文德之考即指武王言之朱誤以文為謚遂欲改考為祖非也皇當讀為況詳後祭公篇

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　莊校巢改本　朱駿聲云巢當作櫱本　案莊朱說並非也巢當為椔之誤爾雅釋木云木立死椔毛詩大雅皇矣作菑椔或誤書變為上聲下形遂類巢字故傳寫譌舛耳

作休爾弗句敬恤爾執　朱云休讀為庥芘蔭也　案二句相對為文休善也弗讀為佛時仔肩之佛謂輔助言善者之輔

弼大臣念女之執事小臣朱讀以作休屬上其猶有枝葉為句非是

惠乃其常無別於民　朱云順乎天討之典貴賤無別　案別當讀為偏無別猶書洪範云無偏無黨也墨子天志篇云天之愛百姓別矣別即偏字此借別為偏猶彼借別為偏也

乃左還自兩柱之閒　案柱當從莊校改楹與上文合

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須審三節此箴上下文皆四字句此句疑有挩字

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莊云掇讀曰啜表也刑者所以明民使不陷如表啜然案莊說是也掇亦與詩商頌長發為下國綴旒之綴義同朱從丁宗洛改掇為惙云惙憂也非是

夫循乃德夫莊校改矢云矢陳循自也案莊校是也循疑當釋為順莊釋為自未審

式監不遠以有此人

保寍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惟公咸若　朱云無思思也因依順從也　莊校改無思民因作閔民疾云古文閔

从思敏省聲譌為無思二字順讀曰訓　朱駿聲云順讀為
慎錄本　案莊說非也思亦當為卑即俾之省困當為困並
形近而誤下文無思民疾思亦卑之誤疾困義正相近順莊
讀為訓朱讀為慎並通此箴皆協韻惟無頗句止二字又與
韻不協疑無頗下當有無側二字書洪範云無偏無頗遵王
之義又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箴蓋以節側德國服若為
韻其蹤跡可推校也無卑民困猶詩小雅民勞云無俾民憂
大正坐舉書乃中降　莊校乃改及　朱云由中階降尊刑憲
　案此中亦即獄訟之中中階惟明堂看之宗廟則無朱說
非也乃當從莊校改及為是謂兼舉刑書及獄訟之中以降
也
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　案序疑當為亭形近

而誤以下亦襍紀享祀之事與正刑書事咸不相涉也祠大暑蓋祀祝融於南郊之壇周禮籥章云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禮記祭法相迎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云相迎當為攘祈聲之誤也寒於坎暑於壇並祀暑之見於經者詳周禮正義

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　莊改享為辟云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朱云百享百神在祀典者

案享與祀義同百享猶言百祀也似不必改字

士師用受其胾以為之資　莊本胾改職云古文相近而誤資讀曰質質成也百官府受其職以為之成　朱云胾肉也謂胙肉也　案莊校以胾為膱是也鄉射禮云古文膱為胾今

文或作植下文竿用受其職戠戠即職之行文受當為授職

謂祭祀之職事士師命而授之周禮封人云命社稷之職鄭

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此授其職與彼義

正同資讀為粢謂命共其粢盛郊特牲云唯為社事丘乘共

粢盛為資與授職即謂祭祠之職事資盛也

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　莊云邑當為鄉國中也　朱本富改

家　案朱校亦通邑當從莊屬下讀朱讀邑屬上句誤邑如

雒邑商邑夏邑之邑謂都城也亦通鄉遂言之莊讀為鄉非

是而釋為國中則不誤

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為之資　莊云歸讀曰饋

閭率里君鄉遂之有司也　朱云率若連率之率閭率里君

周禮謂之閭胥里宰　案思亦卑之誤詳前供百享歸祭句

享饋皆通內外祭祀言之閭率里君當如莊說爲鄉遂之吏君尹之借字禮記襍記有里尹鄭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即此下亦當有閭受其職四字今本誤挩當據上下文補

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截以爲之資 莊校乃改及 案野宰蓋治野之吏若周禮縣師之屬（周禮縣士云掌野故縣吏謂之野宰）朱讀野屬上句誤乃當從莊校作及也當爲野音近而誤朱本刪乃風雨也四字亦非上士師命太宗少宗祠則士師受其職以爲之資此野宰命家邑縣都祠則亦野宰受其職以爲之資其例正同截職字通上文云受其職此職截不當重出疑校書所記誤兩存之當刪其一也

采君乃命天御豐犠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 莊云天御九御

朱云君采邑之君天御未審或云太御之譌穡音同　案朱云采邑之君得之而讀采屬上句則誤上野宰已命家邑則此采君內唯有大小都即公卿王子弟之采邑也莊校刪采字又改君為后宮殊謬天御疑當作內御內天篆文相近而誤莊釋為九御九御為天子諸侯之制采君不得命之其說亦非是為施二字疑譌大夫即采君下亦當云用受其職以為之資今本捝用受其職四字及之字當據上文補正

箴句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　莊本朱本並無于字

莊云箴太正箴也　案上文雖有箴大正語而此處唯出一箴字上下文義殊不相貫莊說非也此疑當作藏形近而誤左文十七年傳云以蕆陳事杜注云蕆勑也勑成前好廣雅釋詁云蕆備也此當讀蕆字句謂上正刑書受中及命祭祀

諸事咸備成太史乃總藏其典於盟府 迎莊讀箴如字則似太史所藏者止是箴辭與下以為歲典文不合非是朱讀箴屬上資字為句尤誤

本典解第五十七

惟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 朱云東宮下舊有召公二字 盧校云二字衍 疑當作告召公周公 案史略東宮下作召周公旦與舊本又不同召周公旦之文他篇常見疑高本近是召非衍文

帝鄉在地曰本 朱云鄉音向 案鄉當為饗即亯之借字朱音非是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 王本校盧校大戴禮記作

考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　盧云案此篇亦見大戴禮名文王官人通篇皆文王之言與此不同　案此大師即指周公本典篇敘云周公爲大師是也依大戴禮王爲文王則大師當爲太公此書王爲成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成王八年正月朔王始躬親王事以周公爲太師

其老者觀其恩愼彊其所不足而不踰　盧云大戴作愼張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周書舊本作愼而口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字多訛今從大戴訂正　案彊其所不足則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當讀爲偷禮記表記鄭注云偷茍且也不偷正彊其不足之意

其貌直而不止　盧云大戴不止作不侮　惠校作不傷字盧本

案惠亦據宋本大戴記校也元劉廷幹本傷作侮盧校據劉本而未及宋本未暇

□弗求及（朱校從大戴禮作施弗求多）情忠而寬貌　盧云大戴云施不在多靜而寡類　案此當作情忠而寡貌大戴寡字不誤當據以校正彼情作靜者同聲叚借字貌作類則貌之形誤也（詳汪氏經義述聞）情忠而寡貌者忠中古通謂中誠信而外少文貌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多信而寡貌與此文義略同可以互證（大戴亦當作多靜而寡類王引之謂當作靜忠而寬貌未塙詳大戴禮記斠補）

幽閒之行獨而弗克　朱云慎行於獨非求勝人也　案朱釋克為勝人本大戴禮盧注義也然其義仍難通竊謂克當為兌之誤兌與隊通（禮記檀弓鄭注云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或為兌此借兌為隊猶彼隧或作兌也）獨而弗兌言不為獨處隊行也

周書斠補卷四

王會解第五十九　　瑞安孫詒讓

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　句　孔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珽笏也　惠校從王應麟補注本作珽似笏朱本同　案此篇為周初大會同之禮而絻服與儀禮覲禮周禮司服弁師不合為此書一大疑案據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鄭注以為王袞冕十二斿鷩冕九斿毳冕七斿希冕五斿玄冕三斿諸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又云大裘之冕蓋無斿依鄭說是惟王祀天服大裘冕乃無斿　鄭此說亦不確詳周禮正義　餘皆有斿可知覲禮天子袞冕則大朝覲會同當服袞冕十二斿不當無繁露明矣況依此下文大史魚

大行人郭叔繅皆有繁露而王與太公周公乃無之則似有繁露反殺於無繁露揆之禮例尤爲傎舛鄭說大裘之冕無斿乃取示質之義亲不以此爲尊卑隆殺之差也西周盛時豈有此悖謬不經之儀服乎孔雖強爲之說義終不可通竊以二禮參綜詳覈以意推之疑此文本有省段展轉譌舛遂致差迕繅無繁露無疑當爲璅之省弁師璪玉注云故書璪作璅鄭司農云璅惡玉名說文玉部云璅三采玉也璅繫露卽弁師之璪玉王與諸侯冕或同用此玉矣舊讀朝服八十物句義亦難通竊疑當讀朝服八十句此亦卽指袞冕服經典凡云朝服在王則爲皮弁服在諸侯以下則爲委貌緇衣素裳皆非此朝服也物屬下揞珽句八十以下文七十五十校之此王禮當作九十禮經說王侯以下禮等降殺率以二爲升降弁師注說冕斿亦然今作

八十非其差也十當作才鐘鼎古文在字皆省作才見薛尚功鐘鼎款識阮元續鐘鼎款識與十形相近皇門篇咸獻言在于王所莊云在本作十古文在也此當為

采之段借字書絡繇讃在治忽在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

書作采漢書律曆志引又作七此采作十猶漢志采或作七

皆形之誤也九采即九章司服注所謂袞冕九章也物當為

智之段借智古笏字物智笏聲類同言王之所搢之笏則珽也依此

校定則與禮經約略相應或足為此書袪惑釋紛乎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句

物搢笏　棄無繁露無疑亦當作璪此與弁師故書諸侯冕

斿用璪玉正合朝服七十者七十亦當為七采即七章也依

周禮典命侯伯之服以七為節此與彼合物搢笏物亦智之

段字下笏字則疑當作荼玉藻云天子搢珽諸侯荼此上文

王搢珽則此當作搢荼方足相配漢人隸書从竹與从艸字多互易故書荼蓋或作荼校者不審遂改為笏矣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統有繁露朝服五十旬物皆搢笏 案有繁露之有亦當為玉名校者因璪繁露璪省作無遂改此文以儷之又疑或當為琑之省說文玉部云琑朽玉也與璪篆正相次其字它書不經見或即此玉蓋亞於三采之璪此四公冕旂用之降於王也五十亦當為五采謂褻冕五章也依典命子男之服以五為節唐虞夏殷四國爵為上公於周為賓恪而冕服乃下與子男同亦與禮次未合竊疑五當為九之誤笏亦當為荼與前同

為諸侯之有疾病者 趙校云下文有之此處疑衍盧本 案趙

校是也宋本失删

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　案有亦當為珛之省上

下凡有繁露無繁露上並有統字此疑捝

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袁幣焉統有繁露　案有亦當為

珛之省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　又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

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　孔云此要服於比

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

也　王云比近也以職方九服約之比服其侯甸要服其男

采衛荒服其蠻夷鎮蕃與祭公謀父諫穆王謂先王之制有

甸侯賓要荒亦與職方異補注同　丁云比輔也輔近王畿之

地管箋朱同　案王何並以比服為侯甸二服其說非也以國語

攷之比當為賓一聲之轉禹貢蠙珠說文玉部作玭是其例
也此比服要服荒服卽周語所謂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也周語又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此侯服已包於賓服
之中而無甸服依韋昭注彼甸服卽周禮大司馬之國畿侯
服卽職方氏之侯服賓服卽周禮之侯甸男采衛五服要服
卽周禮之蠻服夷服荒服卽周禮之鎭服蕃服若然比服當
在三千里之內要服當在四千里之內荒服當在五千里之
內里數舛牾不合孔注以為周初因殷制葢謂除王畿千里
之外面三千里兩面并七千里今攷禮記王制鄭注云禹承
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
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分三千里之界周公復
唐虞之舊域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是鄭謂殷王畿之外

面止二千五百里夏周五服之內雖方七千里而又不數荒服孔說與鄭義亦不合也

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　王云書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公羊說王度記天子駕六鳧陸璣曰青色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青青雀水鳥注補何云陰黑色也青陰羽青黑色之羽孔以為鶴羽非是六一作亦非是　朱云立馬不稅駕六馬皆青色陰羽以飾蓋鳧羽以為旌　案古天子無乘六馬之制詳詩鄘風干旌孔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說五子之歌乃偽古文書不足取證此疑當作天子乘車立馬上文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立馬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馬文例正同六舊本作亦惠盧朱校並從王本作六今攷舊本不誤亦即帝字之省亦青當作青帝此讀青帝陰羽句猶

上文云墠上張赤帟陰羽也今本焉譌為馬亦譌為[illegible]隸字

誤移箸車立馬下亦字又到箸青字上遂不可通耳王何讀

青陰羽句甚不辭朱讀為馬乘六青青非周之所尚天子馬

亦不宜純用此色也

中臺之外其右盧云或疑左朱本改左秦士惠引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

者四人　孔云秦彌相儀之士也受賓幣士也惠校士也二字作者四

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　王云秦大也彌終也秦士蓋上士

彌士蓋中士下士補注朱何說同　惠云秦士理官　案惠說是也

秦士郎大士亦郎大司寇也禮記月令鄭注云有虞氏曰士

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大士郎大理也士理字適古左傳二十八

年傳云士榮為大士晏子春秋諫上篇有秦廿子牛正與此

同彌士疑小司寇士師之屬

天玄髦宗馬十二玉玄纁璧綦十二參方玄纁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纁璧琮十二　孔云天玄黑髦宗尊也參方陳幣三所也四方四所方列之也　王云博雅髦罽也（補注）　何云髦疑本是氂字後青馬黑氂王云即髦字（箋釋）　朱云髦罽也宗猶先也以髦先馬　案此說陳幣分列四方不應上二方無文髦當從何讀為氂但云玄髦文已足不必云天玄疑天當為先言於四方為最在前也先天形相似而誤玉玄纁璧綦十二玉與下璧文複下文兩言玄纁璧上並無玉字玉疑當為二之誤下又挩方字二方與參方四方文亦正相儷也孔說並失之玄纁璧綦玄纁璧琮璧下並著璧名惟參方玄纁璧下無之亦疑有挩字也

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　孔云矛執也名異各異方（舊本作執也　盧本）

作鈸也方各異並非今從王本　案此守營牆之士衣及兵各依方色東方執矛與管子幼官篇東方兵尚矛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矛穀梁傳楊士勛疏引徐邈說五兵矛在東並合但矛與戟迥異孔不宜合為一竊疑此正文及注矛字並當為子左莊四年傳授師子焉方言云戟楚謂之釨釨子字同盖子戟古音近通用故孔以戟釋子也子與矛形近而誤禮記曾子問孔疏引隱義亦云東方用戟則古說五兵有以戟屬東方者御覽三百一引周書云春牝陳弓為前行夏方陳戟為前行季夏圓陳矛為前行秋牝陳劍為前行冬伏陳楯為前行是又以戟屬南方夏矛屬中央季夏與此文並不合

稷慎大麈　案大戴禮記少閒篇盧注云周武王時武當作成肅慎貢文麈似即本此盧所見本大或作文也下孔注大麈文兩見則孔本自作大